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 第二十一回 重大義陣前救危難 薛丁山二打樊梨花

樊梨花一馬當先來到兩軍陣，迎面正遇上丑鬼楊凡。這才叫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。楊凡血貫瞳仁，哇哇暴叫：「丫頭，你可是樊梨花？」梨花點了點頭：「正是梨花。你可是姨表哥楊凡？」，「呸！無恥的丫頭，誰是你姨表哥！你心中無親無故，喜新厭舊，為了嫁給薛丁山，不借背叛西涼，盜賣寒江，甚至殺父誅兄，毫無人情，世上無恥之人，沒有比你更甚！你還有何臉面在我面前說三道四，休走著刀！」楊凡不容分說，欸就是一刀。梨花小姐強壓怒火，把馬一撥，躲過了這一刀：「楊凡，且慢動手，我有話要給你說。」，「有什麼說的，講！」樊梨花壓了壓火氣，和顏悅色他說道：「姨表哥，我知道你恨我，恨的原因就是你我二人小時的婚姻。其實你應該想一想，我父親和你父親由於要好，酒後一時高興，指腹為婚，這件事合不合情理？通不通人情？這種婚姻本來就不應該成立。我們小時都是不懂事的孩子，那就不必說了。長大以後，各有想法，特別這婚姻之事，不能勉強，你找你的妻子，我找我的丈夫，這有什麼不對？況且咱們並未成親，怎麼算喜新厭舊？大概你已經知道了，我與薛丁山已經結為夫妻，這是黎山聖母和王禪老祖作媒，魯國公程咬金作保，名正言順，正大光明，有什麼可以指責？我的父兄喪命，另有他因，並非梨花所為，何來殺父誅兄？我把這些往事向你說清楚，從今以後你休再提起！另外，你應該想一想當前的戰局。唐軍雖然暫時受些挫折，但這無礙大局，就連大帥蘇寶童以百萬之眾圍困鎖陽，結果怎麼樣，還不是被打得一敗塗地！你一個小小白虎關，怎擋得住唐營的百萬雄兵！豈不是螳臂擋車，自取滅亡之道嗎？況且西涼所興為不義之師，行不義者必自斃；唐軍所興為正義之師，唐王又是有道的明君，唐軍兵強馬壯，攻必克，戰必勝，勢如破竹，平滅西涼，指日可待，這些大局，你應當看清，你若能開門納降，不但可以保你高官得做，駿馬得騎，你還可使滿城軍民免遭塗炭，將受萬人頌揚；倘若一意孤行，試圖以武力與唐軍抗衡，關破家亡，就在眼前，還要落萬人唾罵。孰是孰非，望你三思。」

樊梨花還要往下說，楊凡咋能聽得進去，氣得他一陣亂叫：「樊梨花你休要胡言亂語，本帥不聽你這些厥詞，今天我非要你這寡情少義之人為我那姨父和表兄償命不可。」說著話他馬往前催，舞動大刀，下了絕情。頭十幾個回合，樊梨花沒還手，把戰馬一撥，左躲右閃。打來打去，樊梨花的火氣壓不住了，把三尖兩刃刀一晃，啞啞啞，把他的合扇板門刀崩出去了：「楊凡，你既然不聽我的良言相勸，我也顧不了親戚的關係了，你我就是兩國的仇敵，我樊梨花得罪了。」一男一女，二馬蹉翻，戰在一處。

楊凡恨不能一刀下去把樊梨花砍成肉泥。他仗著血氣方剛，力猛刀沉，暫時占了上風。樊梨花雖然身小力薄，但是她不用大刀去碰楊凡的兵刃，而是用巧招招架，把三尖兩刃刀舞動起來神出鬼沒，使楊凡不但無機可乘，還得緊緊招架。四十個回合過去，把楊凡忙活得頭上熱汗直流。

楊凡心想，這個丫頭片子可真厲害，看她這一招一式，只在薛家父子之上，不在其下，再打下去恐怕我要敗在她的刀下，乾脆也用飛刀贏她得了。想到這他虛晃一刀，斜肩鏟背向下一砍，樊梨花使了個懷中抱琵琶，向外一開，把刀崩出去了。二馬一錯鑿，樊梨花奔東，楊凡奔西，馬頭正好衝著兩個方向。楊凡把大刀交在單手，探右手把飛刀從背後拽出來，用手指頭一夾飛刀穗頭，身子一動，扭項回頭，飛刀就發出來了。他喚了一聲：「樊梨花著刀！」，「嗖嗖嗖」，連發出三支。程咬金、李世民、羅章、秦英、竇一虎等等唐營眾將，一瞅楊凡又要發毒藥飛刀，無不驚駭，都替樊梨花捏著一把汗。樊梨花早有防備；她的馬往前奔，耳聽背後「嗖嗖嗖」如疾風閃電一般，奔後背來了，梨花就明白了。她趕緊使了個鑿裡藏身，把左腳從鑿裡甩出來，右腳掛著馬鑿，身子冷不丁一轉個，藏馬肚子底下了。楊凡這三把飛刀都打空了。等二馬轉回來，剛一打對頭，楊凡肩膀一晃，左右開弓，又打出幾支飛刀。只見寒光幾點，撲奔樊梨花致命之處。梨花小姐晃動掌中刀，把飛刀全都磕飛了，楊凡照樣落空。他一探膀子，把最後的兩支飛刀也發出來了。樊梨花把三尖兩刃刀橫擔鐵過梁，伸出左右臂膀，噌噌，把兩把刀都給接住了，然後並在一起：「楊凡哪！你就會這個？你老師就傳授你這本領？拿不出手去，乾脆，你再另請名人，再學暗器，你的刀還給你！」，「嗖」，又扔回來了。楊凡一看：「氣死我也！」他惱羞成怒，飛刀也不要了，掄大刀又奔樊梨花。梨花實在被逼急了，心想：不給他點厲害是不行了！這可是你自己找的。二馬一錯鑿，樊梨花使了一手絕招：回光返照絕命刀。她這刀跟大刀不一樣，是三尖兩刃刀，所以刀數跟大刀不盡相同，拿這一招來說，跟槍的招數差不多，主要使用當間兒的尖刺傷敵人，因此這一招不是砍而是刺。正在錯鑿的時候，她冷不丁一轉身，單手托著刀桿，奔楊凡的後背刺來。楊凡聽見後面惡風不善，他情知不好，趕緊側躲。由於這一刀疾如閃電，楊凡躲閃不及，被紮在後背上，把楊凡疼得「哎呀」一聲，在馬上栽兩栽晃兩晃，幾乎落馬。這還是樊梨花手下留情呢，要想要他的命，只要手腕一用勁，就把他紮透腔了。

楊凡覺得眼前直冒金星：「樊梨花呀，你等著我吧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收兵！」西涼軍兵敗回白虎關，進了城，關閉城門，吊橋高挑，軍兵們準備了灰瓶炮紙，滾木礮石，作守城準備。

唐兵沒有命令也沒攻城。樊小姐把馬撥回來，抬腳在靴底上把刀尖上沾的血蹭了蹭，吩咐一聲：「收兵！」掌得勝鼓回營。樊梨花剛到轅門外下馬，眾將全都圍上來祝賀：「樊小姐，大功告成，你真是神人哪！」一片頌揚之聲。樊梨花把頭上的汗擦了擦，微微喘了喘氣，先給皇上見駕。李世民更是喜出望外：「梨花姑娘，多謝多謝，你可幫了朕的大忙了，我已命人在功勞簿上給你記下大功一件，一會兒賜一桌御酒給你賀功。」，「多謝陛下。」

樊梨花還惦記著薛仁貴和薛丁山的傷勢，她剛想去看，有人過來說：「小姐您放心吧，您的藥可真有效，大帥明白過來了，正在喝粥呢。」，「那太好了，我先去看看去。」梨花姑娘來到了薛仁貴的病房一瞅，薛大帥在床上坐著，柳、樊二氏夫人，小姐薛金蓮，竇仙童，還有些女僕，都在這圍著，歡天喜地。梨花趕緊整理衣服，過來施禮。薛仁貴把粥碗放下，感慨萬分，眼淚圍著眼圈兒直轉：「快攙小姐起來。」柳、樊二氏夫人把樊梨花攙扶起來。薛仁貴拍了拍床邊，讓梨花坐下，氣堵咽喉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停了好半天，薛大帥才說：「姑娘，丁山對不起兒，本帥也對不起你。別的我什麼都不說了，希望你能原諒我就感恩不盡了。」一句話，梨花姑娘也掉下眼淚了。樊梨花不願意叫薛仁貴難過，強作笑臉：「大帥放心，只要您的虎體復原，兩軍陣前可以開兵見仗，就是國家的福分，至於我個人談不到話下。」，「好孩子，真是太好了。」

他們正在說話，有個當兵的跑進來了：「報大帥，姑娘，二路元帥薛丁山也明白過來了。」這一句話，全屋人都樂壞了。柳、樊二氏，小姐薛金蓮，竇仙童，急忙站起來往薛丁山的帳房跑去。進屋一看，薛丁山在床上躺著，眼睛睜開了。十幾個醫官守在床邊。柳氏夫人抱著兒子邊流淚邊說：「孩子，你好了？」，「娘啊，兒已經好過來了。」薛金蓮邊哭邊說：「哥哥，你知道是誰把你救活的嗎？」，「這個我還不知道。」，「是我嫂子樊梨花呀！」薛丁山聞聽此言，驚訝萬分，往兩旁看了看，並沒有樊梨花。閉上眼睛想了一會兒，就問薛金蓮：「妹妹，梨花姑娘現在何處？」薛金蓮一聽，有門兒，哥哥的聲音非常和藹，大概有認錯的表示，她多麼希望兄嫂能破鏡重圓。「啊，她磨不開，沒來，你要見她，我就去找。」，「把她請進大帳。」，「嚶，我這就去。」薛金蓮幾乎是跳著出去了。到了另外一座帳篷，見了樊梨花：「嫂子，你別生氣啊，我這麼冒昧地叫你一聲。我哥哥什麼話都能說了，他想見你一面，快跟我去。」說著話拉著樊梨花就走。程咬金等人也在這，者程一聽也樂了：「這小子要早明白這事，咋能引出這些煩麻哩！」有心跟著去看看，又一想，算了，這麼大歲數了，我跟著算什麼，讓人家小夫妻親近親近，說點貼心話，所以老程就去給皇上送信兒了。

薛金蓮拉著樊梨花進了薛丁山的大帳，推推搡搡把她拽到薛丁山的床前。這會兒柳英春、竇仙童等女眷往兩旁一閃，梨花姑娘滿臉通紅，說什麼好呢？梨花心潮澎湃，簡直開了鍋了。她想，我不能叫薛丁山先說話，叫他說什麼呢？他理虧，有點磨不開，我先給他打個招呼，給他豎個梯子，讓他下了台階，有回脖兒的餘地。她到了床邊，先笑後說話：「丁山將軍，你好了。」

這陣薛丁山正閉著眼睛養神，聽見聲音，慢慢地把眼睛睜開，一眼看見床邊的樊梨花，薛丁山嘴唇動了動，誰也沒聽見他說什麼。梨花姑娘以為他要水，往前湊了湊：「丁山將軍，你說什麼？」薛丁山沒說話，一點手，意思是讓她靠近點。

梨花姑娘剛一挨著床邊，哪知道薛丁山就像瘋魔一樣，在床上使了個鯉魚打挺，伸出手來一把把樊梨花的頭髮薙住了，不容分說，掄拳就打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打在樊梨花臉上。樊梨花站立不穩，「撲通」一聲摔倒在床邊。薛丁山的手還抓著頭髮呢，梨花一倒下，他從床上也下來了，騎在梨花身上掄拳就打。「叭，叭！」一邊打一邊說：「無恥的東西，誰讓你救我，你救得著嗎！我薛丁山要知道是你救的，我寧願死！你是個什麼東西，臉皮有多厚，我立誓不跟你見面，不和你說話，誰讓你跑到唐營來了？天下無恥之人還有比你過甚的沒有？我打死你。」

這一下捅了馬蜂窩了。帳篷裡一陣大亂，眾人先是一驚，誰也沒想到會出這事，而後全明白過來了。小姐薛金蓮，氣得渾身栗抖，過來抱住胳膊：「哥哥，你要幹什麼？」，「你給我躲開！」薛丁山一撲拉，把薛金蓮推到一邊。竇仙童在後邊抱住他的腰，可薛丁山跟瘋了一樣，一回手，把竇仙童的頭髮薙住了：「你給我去！」把竇仙童也推一邊了。柳英春、樊金定嚇得臉都變色了：「丁山哪！丁山，你要幹什麼，還不住手！」薛丁山根本就聽不進去，像打臭賊一樣，把樊小姐打得就地翻滾。

有個丫鬢看勢不好，撒腳如飛，給皇上和程咬金送信兒。程咬金和李世民，在大帳裡羅列杯盤，準備了幾桌豐盛酒筵，就等樊梨花來做客，好好地招待招待人家，把過去的事情解釋解釋，然後定個日子，讓她和丁山重新拜堂。正在這時，只見丫鬢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慌得話都說不清楚：「不、不、不好了！」李世民一愣：「出了什麼事？」，「陛下，快去看、看吧，薛丁山打樊小姐呢，誰也拉不開。」眾人一陣大亂，這事真是做夢也想不到，怎麼又打起來了？李世民氣得渾身栗抖，顏色更變，告訴程咬金：「快去看看是怎麼回事，速報元帥知道。」

程咬金及眾將急急跑向薛丁山的大帳，離老遠就聽到裡邊又哭又喊。老程當先衝進屋內，只見兩個人滾在地下，上面正是薛丁山，他還在掄拳打著。樊梨花頭髮蓬鬆，滿臉是血。其他女眷嚇得躲在兩邊乾叫喊沒有辦法。

程咬金一看此情，幾乎把肚皮氣炸，緊走幾步，來到薛丁山的背後，「叭，叭！」掄拳開打。秦漢、竇一虎、羅章、秦英全趕到了，架胳膊的，抱大腿的，摟腰的，這才把薛丁山拖開。程咬金也顧不得男女有別了，過來把樊梨花從地下扶起來：「快過來，你們都傻了！」竇仙童、薛金蓮上前把樊梨花扶起來，只見樊梨花額角冒血，鼻子也青了，眼眶也變色了，打得慘不可言。梨花姑娘一聲沒哭，牙關緊咬，嘴緊閉著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翻，渾身哆嗦，程咬金趕緊說：「梨花姑娘，你怎麼了？你說話呀。最不應該的就是薛丁山。你放心，一定給你出氣，管教管教這個小畜牲。姑娘啊，看在皇上、大帥和我的分上，你千萬別往心裡去呀，快給樊小姐擦洗上藥。」無論誰勸說，樊梨花總是一語不發，好像木雕泥塑一般，兩眼發直。薛丁山還在撒野，程咬金氣得蹦過去給他兩個嘴巴，指著他的鼻子訓斥。正在鬧得不可開交，中軍官抱著大令來了：「元帥有令，叫薛丁山報名進見。」

眾將一看，元帥要升帳了。大元帥剛剛明白過來，身體虛弱得很，肯定是聽說這個事氣壞了。薛丁山從地下站起來，身子栽兩栽晃兩晃，幾乎摔倒，因為他也是剛能起床啊，剛才是一股虛勁，現在一消火，覺著兩條腿發顫，他愣了片刻，把胸脯一拔，栽栽晃晃，趕奔大帳。

薛仁貴本來挺高興。自己的病也見好了，又聽說兒媳婦樊梨花把楊凡戰敗了，老元帥感恩不盡，心裡還說，總算盼到有今天，滿天雲彩都散了，我算省了點兒心。床邊涼著碗粥，他剛想喝，聽到了薛丁山二打樊梨花的消息，粥也不喝了，他也不知道哪來的勁，也忘了是怎樣下的地，吩咐一聲：擊鼓升帳！抱盾升坐大帳。等薛丁山進帳的時候，平西王兩隻手扶著帥案，腦袋低著，渾身哆嗦。滿營眾將見了又心疼又著急。薛丁山抬頭看看，見爹低頭坐著，心裡也不是滋味，緊走兩步：「爹爹在上，不孝兒丁山參見爹爹。」撲通跪倒在地。薛仁貴強打精神把身子直了直，看著眼前的薛丁山，未曾說話，眼淚掉下來了，嘴唇顫抖半天，手指薛丁山說道：「丁山哪！咱們哪是父子，明明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對頭，你就是我薛某的要命鬼呀！我問你一句話，你為什麼打樊小姐？」，「爹，您別生氣，您要問，我就跟您說，樊梨花是個水性楊花之輩，為了嫁給孩兒，寧可殺父誅兄，這種女人我能要她嗎？她跑到這給我治傷，還是想把終身許配給我薛丁山，我至死也不能答應。所以……」，「哇，薛丁山，你說這話缺德不？在寒江關之時事情已經澄清，大伙都明白了，你怎麼就不明白？樊小姐是正人君子，人家不計前怨，搭救你我性命，你為何恩將仇報？還要昧著良心誣人？似你這等不仁不義之人，帳下留你何用？來人，把薛丁山推出去，立斬不饒。」刀斧手上前抹肩頭攏二臂，把薛丁山捆了個結實，推出了帳外。

程咬金一看，這可怎麼辦呢？前一次為了給薛丁山求情，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呀，薛仁貴好些沒瘋了，這一回比那一回還厲害，這可怎麼辦？正在老程為難的時候，有人慌慌張張跑進來了：「報元帥得知：樊小姐帶著八名女兵不辭而別。」薛仁貴一抖擻手：「這回算徹底把人得罪了。」元帥傳令，速將薛丁山斬首，把人頭送往寒江關，讓樊小姐出氣。

程咬金趕緊過來了：「仁貴呀，我說兩句行不行？」，「老人家，你還給他求情？」，「不，我不給他求情，你殺得對，你不殺他，我也得殺他。你跟他完得了，我跟他完不了，我現在說的不是這個事。」，「你說啥事呢？」，「仁貴呀，你腦袋先涼一涼，火氣先消一消，我問你，腳下這是什麼地方？」，「中軍大帳。」，「中軍大帳的周圍呢？」，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」，「你不用管，我問什麼你說什麼。」，「周圍就是連營。」，「連營前頭呢？」，「那就是白虎關。」，「著哇。如果你把丁山殺了，什麼人奪白虎關？什麼人敵得了楊凡？即使咱把白虎關拿下來了，再往前走，萬水千山，還有六國三川的人馬，這仗怎麼打？」，「呵呵呵，老國公，要你這麼說，全得靠薛丁山了？」，「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全得靠樊梨花，沒有梨花姑娘，咱們是寸步難行，這一點我可以大包大攬，我就看到底了。你再想想，樊梨花為什麼能幫咱的忙？跟你沾親？跟我沾親？她衝什麼呢？她還是衝薛丁山，人家從心裡還有感情，因為有這麼一點希望，所以樊小姐才肯不辭勞苦前來賣命。話再說回來，你要把薛丁山殺了，樊梨花心裡一點點的希望完全破滅，沒有了牽掛，你要再求人家，叫人家幫忙，門兒都沒有。咱可不是利用人，只要有丁山在，這些事都好辦，真要把丁山殺了就完了。你能想什麼辦法，把丁山說得回心轉意，給樊小姐賠禮認罪，才叫高明哪！」，「老人家，您不必往下說了。我寧願這條命不要，也非殺他不可。」，「仁貴呀，你怎麼淨說糊塗話。這麼辦吧，我勸勸丁山，看他有無回轉之意。有，再給他留個機會，沒有，再殺他，怎麼樣？你就給我一會兒的功夫。」，「哎呀老人家，他不是人哪！連點兒人性都沒有，你跟他說有什麼用？」，「不見得，話不能這麼說，我老程家欠你們老薛家？我老頭子早晚也得死你們老薛家身上。不管怎麼的，死馬當活馬治，我再出去勸解勸解。」

程咬金苦苦相勸，薛仁貴這才開了點縫兒。老程領命到外面一看，刀斧手身披大紅，懷抱鬼頭刀，在兩旁站立。薛丁山在法標上綁著，發縲子披散，低頭不語。老程喊了一聲：「刀下留人！我奉大帥之命，找他有話說。」劊子手左右一分，老程邁步到了丁山面前，未曾說話，先圍著法標轉了幾圈：「丁山，你把眼睜開，把頭抬起來，老爺爺我再說幾句話。」薛丁山把發縲子往後一甩，抬頭觀看，一瞅是老程，他又把頭低下了。「別低頭，用眼看我！」薛丁山只好照辦。

老程用手指著鼻子尖：「薛丁山，嘿，真夠英雄啊，不愧叫十寶大將軍，不愧是王禪老祖的得意門生，不愧是薛門之後。你多大的能耐，能把老婆揍得鼻青臉腫，我程咬金再不服你，我是你兒子！」薛丁山臉一紅：「老爺爺，您別挖苦我，該怎麼處分就怎麼處分吧。」，「愛怎麼處分就怎麼處分，你這話是怎麼說的？你想得挺好，一死了之，圖痛快，留到世上的人怎麼受？我且問你，你給兒爹考慮過沒有？給我考慮過沒有？給皇上考慮過沒有？給你娘、給大伙兒考慮過沒有？不是爺爺找你算賬，你現在是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義。說你不忠，現在皇上御駕親征，領兵帶隊攻打西涼，戰爭這麼緊張，敵人這麼猖狂，國家多麼需要能征慣戰的上將，以便早日結束戰爭，奏凱還朝，使四海昌平，萬民樂業呀！可你暴打樊小姐，為國擋賢，這樣下去戰爭還得打多久？國家要耗費多少糧的？傷亡多少人？你忠在哪裡？說你不孝，你手拍胸口想一想，你爹為你受了多大罪？把你爹氣得大口吐血，一天不如一天，現在身染重病，刀傷未愈還得升帳，你孝字何在！你翻臉不認人，六親不認，我為你歷盡千辛萬苦，受盡冷落，費盡唇

舌，可到時候你不管不顧，一風吹，你仁在哪裡？說你不義，你兩次打了樊小姐，忘了人家的救命之恩，你義字何在？不忠不孝不仁不義，呸！連個畜牲都不如。」

程咬金這一番話，把薛丁山說得閉口無言，把腦袋低下直晃悠。程咬金說：「你撲梭腦袋幹什麼？你不服哇，咱們倆講講理，你有什麼說什麼。」，「爺爺，您說哪裡話來，我敢嗎？是我一時糊塗，把我爹娘氣成那樣，讓您老人家和眾位替我著急，我真是於心不忍哪！不過，這樊梨花我們兩個人沒有緣分，我不想娶她做妻子。」，「呸！閉住臭嘴，樊小姐怎麼非得嫁給你？就你長得漂亮？你想娶人家樊小姐，你就是樂意也晚了，你把人家得罪寒心了，樊小姐早就氣走了。說不定人家回西涼了，也說不定人家幫助蘇寶童領兵帶隊攻打咱們，那是仇人啦，你還惦記著樊小姐。我說了這麼半天都是為什麼？我希望你們心自問，能認個錯，只要承認你不對了就好辦。怎麼樣，能不能給你爹認個錯？」，「能，我能認錯。」，「我再問你，你打樊梨花對不對？」，「老爺爺，我承認我氣了我爹，怎麼處分我都行。關於我打樊梨花這個事……」，「怎麼，這個事你還不服，是不是？」，「爺爺，我現在還有點想不通。」，「好。這一說你打得還對！我也不逼你，日子長了你慢慢想想，不過給你爹賠禮這是應該。」，「只要我爹把我放回去，我一定賠禮認錯。」，「行了，只要有你這話，爺爺就算沒白費勁。」

老程離法場回到大帳，見著薛仁貴滿面賠笑：「大帥，你看怎麼樣，孩子就是小驢小馬，他在老人面前耍嬌，就活到八十歲也是孩子。我方才跟他一說，他哭了，直承認自己不對。仁貴呀，高抬貴手，把他饒了吧。但能容忍且容忍，還得給他個悔改的機會。」，「好吧，來人，把薛丁山推回來。」

薛丁山又被推回大帳，眾將都長出了一口氣，心說：「薛丁山你怎麼感謝程咬金？要沒有程老國公，你早死了哇。看來老程家對老薛家是恩重如山哪！」薛丁山來到帥案面前，跪倒身形：「爹爹在上，不孝兒丁山給爹爹叩頭。」薛仁貴一見他火就不打一處來，現在這爺兒倆是死不對眼。薛仁貴把眼一瞪：「哇，薛丁山，我且問你，你攪鬧後帳，暴打樊小姐，對不對？」，「不對，兒錯了。」，「為什麼要打？」，「爹，您甯往下問了，我就是錯了。」別看他嘴這麼說，心裡還不承認，這是沒辦法，怕爹生氣，老程這麼一勸，他才只好這麼說。但是薛仁貴也看出來：「丁山，你是不是還覺著你對？還有點不服？」，「沒有，兒心服口服。我只希望老爹爹把虎休養好，為國家盡忠，兒也希望為國家出力報效。」，「你還想為國家出力報效哇，你有什麼資格在我的帳下聽用，你有什麼臉面在人前站立！死罪饒了，活罪難免，來人，拉下去重打八十軍棍。」

掌刑的呼拉往上一闖，把薛丁山拖在帳下，褲子扒掉，有人抱著腦袋，有人摀著腿，兩個掌刑的兩條軍棍，棍子掄圓了，「叭！叭！叭！」薛丁山的屁股和兩條腿一會兒就開花了，打得血肉橫飛。打一下眾將的心就蹦一下。程咬金急得汗珠子都下來了。打到十幾下的時候，程咬金又過來了：「等一等。大帥呀，點到為止，這麼揍還行嗎？小胳膊小腿不禁挨，八十棍打完非殘廢不可。乾脆打幾下算了。」，「老國公，少要多言，少打一下也不行。打！」打到四十幾下，棍子都沒有落的地方了，薛丁山汗珠直淌，一聲沒吭，但是兩隻手把地都攪了兩個坑。程咬金一看，實在不行了：「別打了，仁貴呀，夠瞧了，這麼打怎麼行啊？再說他也認錯了，你何必還非打八十軍棍呢！」薛仁貴仍不同意，又打了幾下，最後把皇上驚動來了。

李世民在金頂黃羅帳一直沒露面。為什麼？李世民也恨薛丁山，你怎麼這樣不懂事？不聽你爹的話，就是不聽我的話，你也太不通人情了！要皇上在場，大帥有點什麼事還得請示皇上，所以李世民沒來，雖然沒來，也有人不斷送信兒，當然李世民也不希望把薛丁山殺了，要把他殺了，那樊梨花最後的希望一破滅，就永遠不會再來了。他也希望狠狠地處罰薛丁山，打打他的氣燄，讓他認認錯。後來聽說打到四十幾下了，皇上一瞧，夠了，我要再不露面，薛仁貴臉上也掛不住，所以才起駕趕奔帥帳。來到門口一看，正在打呢，地下兩灘血，屁股都不成屁股了。李世民高聲喊喝：「住手！」行刑的一看皇上來了，急忙閃退兩旁，跪倒接駕，滿營眾將包括薛仁貴全都接出來了。李世民面沉似水，來到帳裡落座。「仁貴呀。」，「臣在。」，「算了吧。這事朕也清楚，丁山做事有點過分，慢說打他，殺也是應該的。但是我聽說程愛卿把他勸好了，有悔改之心，打幾下點到為止吧。」，「這個一」，「馬上照辦。」，「臣遵旨。」薛仁貴這才吩咐一聲：「把薛丁山放回來。」

薛丁山沒法走了，兩條腿都失去了知覺，被幾個棒小伙子拖進來了。再看薛丁山的模樣，太慘了，面如黃鉛紙，唇賽靛葉青，眼窩深陷，氣喘吁吁：「參見陛下、爹爹。」薛仁貴用手一指他的鼻子：「丁山，我打兒冤不冤？」，「不冤。」，「屈不屈？」，「不屈。」，「好。既然不冤，不屈，說明我打得對，現在我饒你這條命，你睡不著覺的時候好好想想，為什麼得了這個結果，你瞅瞅滿營眾將誰像你？還是那句話，死罪饒過，活罪不免，將你打到勞軍營，前去受苦，聽見沒聽見？」，「是，兒遵令。」李世民一看，也只好如此了，要不給大帥出出氣，也下不了台階，他把龍袍一抖，表示同意。軍卒把薛丁山用軟床抬走了。君臣對坐，唉聲歎氣。

從這天以後，薛仁貴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時晚上還吐血，把大伙兒急得不得了。無論軍醫大夫怎樣調治，都不見功效。真是福不雙至，禍不單行。這一天天剛亮，就聽兩軍陣前炮聲響亮，楊凡領兵帶隊攻打唐營。薛仁貴萬般無奈，才要帶病出戰。